

聊齋誌異

卷貳壹



聊齋誌異卷二十一目錄

恒娘

葛巾

黃英

書痴

齊天大聖

青蛙神

任秀

晚霞

白秋練

王者

外國人

蝎客

烏使

李象先

重刊
宋本
交廣
通志
卷之二十一

獅子

蛙曲

師會集卷之二十一

聊齋誌異卷之二十一

般陽蒲松齡柳泉甫著

恒娘

洪大業，都中人，妻朱氏，姿致頗佳，兩相愛悅。後洪納婢寶帶為妾，貌遠遜朱，而洪嬖之，朱不平，輒以此反目。洪雖不敢公然宿妾所，然益嬖寶帶，疎朱。後徙居，與帛商狄姓者為隣，狄妻恒娘，先過院謁朱，恒娘三十許，姿僅中人，而言詞輕倩，朱悅。次日答拜，見其室

亦有小妻、年二十以來、甚媚好、鄰居幾半年、並不聞其詬誶一語、而狄獨鍾愛恒娘、副室則虛員而已、朱一日見恒娘而問之曰、余向謂良人之愛妾、為其為妾也、每欲易妻之名呼作妾、今乃知不然、夫人何術、如可授、願北面為弟子、恒娘曰、嘻、子則自疎、而尤男子乎、朝夕而絮聒之、是為叢毆爵矣、其離滋甚耳、子歸、益縱之、即男子自來、勿納也、一月後、當再為子謀之、朱從其言、益飾寶帶、使從丈夫寢、洪一飲食、亦使

寶帶共之。洪時一周旋朱，拒之益力。於是共稱朱氏賢。如是月餘，朱往見恒娘。恒娘喜曰：「得之矣。」子婦毀若妝，勿華服，勿脂澤，垢面敝履，雜家人操作。一月後可復來。朱從之。衣敝補衣，故為不潔清，而紡績外無他問。洪憐之，使寶帶分其勞。朱不受，輒叱去之。如是者一月，又往見恒娘。恒娘曰：「孺子真可教也。」後日為上已節，欲招子踏春園。子當盡去敝衣袍袴襪履，斬然一新。早遇我，朱曰諾。至日攬鏡，細勻鉛黃，一一

如恒娘教妝竟，適恒娘。恒娘喜曰：「可矣。」又代挽鳳髻，光可鑑影。袍袖不合時製，拆其縫更作之，謂其履樣拙，更於筓中出業屨共成之。成訖，即令易着。遊後臨別，飲以酒，囑曰：「歸去一見男子，即早閉戶寢，渠來叩閤，勿聽也。」三度呼可，一度納口，索舌手索足，皆吝之。半月後當復來。朱歸，炫妝見洪，上下凝睇之，歡笑異於平時。朱少話遊覽，便支頤作慵態。日未昏，即起入房，閤扉眠矣。未幾，洪果來，欵閤。朱堅卧不起，洪始

去、次夕復然、明日洪讓之、朱曰、獨眠習慣、不堪復擾、
日既夕、洪入閨坐守之、滅燭登床、如調新婦、綢繆甚
歡、更爲次夜之約、朱不可、與洪約以三日爲率、半月
許、復詣恒娘、恒娘閣門與語曰、從此可以擅專房矣、
然子雖美、不媚也、子之姿一媚、可奪西施之寵、況下
者乎、於是試使睨、曰非也、病在外眥、試使笑、又曰非
也、病在左頤、乃以秋波送嬌、又靦然瓠犀微露、使朱
效之、凡數十作、始畧得其彷彿、恒娘曰、子歸矣、攬鏡

而嫺習之術無餘矣。至於床第之間，随机而動之，因所好而投之，此非可以言傳者也。朱婦一如恒娘教，洪大悅，形神俱惑，惟恐見拒。日將暮，則相對調笑，跬步不離閨闥，日以為常。竟不能却之使去。朱益善遇寶帶，每房中之宴，輒呼與共榻坐。而洪視寶帶益醜，不終席遣去之。朱賺夫入寶帶房，扃閉之。洪終夜無所沾染。於是寶帶恨洪，對人輒怨謗。洪益厭怒之，漸施鞭楚。寶帶忿不自修飾，拖敝垢履，頭類蓬葆，更不

復可言人矣。恒娘一日謂朱曰：我術何如矣？朱曰：道則至妙，然弟子能由之，而終不能知之也。縱之何也？曰：子不聞乎？人情厭故而喜新，重難而輕易。丈夫之愛妾，非必其美也，甘其所乍獲，而幸其所難違也。縱而飽之，則珍錯亦厭；況藜藿乎？毀之而復炫之，何也？曰：置不留目，則似久別；忽睹艷妝，則如新至。譬貧人驟得梁肉，則視脫粟非味矣；而又不易與之，則彼故而我新，彼易而我難。此即子易妻為妾之法也。朱大

悅遂為閨中之密友、積數年、忽謂朱曰、我兩人情同一體、當自不昧生平、向欲言而恐疑之也、行相別、敢以寔告、妾乃孤也、幼遭繼母之變、鬻妾都中、良人遇我厚、故不忍遽絕、戀、以至於今、明日老父尸解、妾往省覲、不復還矣、朱把手唏噓、早旦往視、則舉家惶駭、而恒娘杳矣、

異史氏曰、賣珠者不貴珠而貴櫝、新舊難易之情、千古不能破其惑、而變憎為愛之術、遂得以行乎、

其間矣。古佞臣事君，勿令見人，勿使窺書，乃知容身固寵，皆有心傳也。

葛巾

常大用，洛人，癖好牡丹。聞曹州牡丹甲齊魯，心向往之，適以他事如曹，因假縉紳之園居焉。而時方二月，牡丹未華，惟徘徊園中，目注勾萌，以望其拆。作懷牡丹詩百絕，未幾花漸含苞，而資斧將匱，尋典春衣，流連忘返。一日凌晨趨花所，則一女即及老嫗在焉，疑

是貴家宅眷、亦遂遙返、暮而往、又見之、從容避去、微
窺之、宮妝艷絕、眩迷之中、忽轉一想、此必仙人、世上
豈有如此女子、急返身而搜之、驟過假山、適與嫗遇、
女卽方坐石上、相顧失驚、嫗以身幃女、叱曰、狂生何
為、生長跽曰、娘子必是神仙、嫗咄之曰、如此妄言、自
當繫送令尹、生大惧、女卽微笑曰、去之、遂過假山而
去、生返復不能徒步、意女卽歸告父兄、必有詬辱之
來、偃卧空齋、自悔孟浪、竊幸女卽無怒容、或當不復

置念悔惧交集，終夜而病。日已向晨，喜無問罪之師，心漸寧帖，而回憶聲容，轉惧為想。如是三日，憔悴欲死。秉燭夜分，僕已熟眠。姬忽入，持甌而進，曰：「吾家葛巾娘子，手和鴿湯，其速飲。」生聞而駭，既而曰：「僕與娘子夙無嫌怨，何至賜死？」既為娘子手調，與其相思而病，不如仰藥而死。遂飲而盡之。姬笑接甌而去。生覺藥氣香冷，似非毒者。俄覺肺膈寬舒，頭顱清爽，酣然睡去。既醒，紅日滿窓，試起，病若失。心益信其為仙，無

可貴緣、但於無人時、彷彿其立處坐處、虔拜而嘿禱
之、一日行去、忽於深樹內覲面遇女郎、幸無他人、大
喜投地、女郎近曳之、忽聞異香竟體、即以手握玉腕
而起、指膚軟膩、使人骨節欲酥、正欲有言、老嫗忽至、
女令隐身石後、南指曰、夜以花梯度牆、四面紅窓者
即妾居也、匆々遂去、生悵然魂魄飛散、莫能知其所以
往、至夜移梯登南垣、則垣下已有梯在、喜而下、果見
紅牕、室中聞猷棋聲、佇立不敢復前、姑踰垣歸、少間

再過之、子聲猶繁、漸近窺之、則女郎與一素衣美人相對着、老嫗亦在坐、一婢侍焉、又返、凡三往復、三漏已摧、生伏梯上、聞嫗出云、梯也誰置此、呼婢共移去之、生登垣欲下、無階、恨悒而返、次夕復往、梯先設矣、幸寂無人、入則女郎兀坐、若有所思、見生驚起、斜立含羞、生揖曰、自謂福薄、恐於天人無分、亦有今夕耶、遂狎抱之、纖腰盈掬、吹氣如蘭、女撐拒曰、何遽爾、生曰、好事多魔、遲為鬼妬、言未及已、遙聞人語、女急曰、

玉版妹子來矣、君可姑伏床下、生從之、無何一女子
入、笑曰、敗軍之將、尚可復言戰否、業已烹茗、敢邀為
長夜之歡、女郎辭以困情、玉版固請之、女郎堅坐不
行、玉版曰、如此戀戀、豈藏有男子在室耶、強拉之出
門而去、生膝行而出、恨絕、遂搜枕簾、莫一得其遺物、
而室內並無香奩、祇床頭有水晶如意、上結紫巾、芳
潔可愛、懷之、越垣歸、自理襟袖、體香猶凝、傾慕益切、
然因伏床之恐、遂有懷刑之懼、等思不敢復往、但珍